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 等译

[原版插图 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最后的致意

His Last Bow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 等译

精选原版插图 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最后的致意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致意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曾强等译.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7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222-10168-5

I. ①最… II. ①柯… ②曾…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3523号

责任编辑: 和晓玲 刘诚林

特邀编辑: 杨 森

责任校对: 和晓玲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最后的致意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等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640mm×946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69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印 刷 北京九天众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168-5

定 价 20.80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前 言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朋友们很高兴获悉他依然健在，只是有时偶发风湿病，行走略显跛瘸。他避居一个小农场已有多年，农场离伊斯特本五英里，是一片丘陵地，他在那里研究哲学和农艺，以度时光。

在这段休息期间，他谢绝了酬金极为优厚的各种案件，决定从此退休不干。可是由于德国要打仗，为了配合政府，他又出色地将智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最后的致意》中所记载的这些历史性成果。

以前长期存放在我的记录中的几件案子也被收入《最后的致意》中，得以编辑成集。

医学博士
约翰·H. 华生

目 录

前 言	1
艾克斯先生的怪诞经历	1
圣佩德罗之虎	14
奇怪的邮件	31
红圈会	52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71
临终的侦探	97
女士失踪案	113
魔鬼之足	132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收场白	156

艾克尔斯先生的怪诞经历

我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发现记载着这样一件事：1892年3月底，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我们正在吃午饭，福尔摩斯收到一份电报，并且随手写了回电。他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心事重重。他随后站在壁炉前面，若有所思地边抽烟斗，边瞧着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里流露出一种诡秘的神色。

“我想，华生，我们应该把你看成是个文学家”，他说。“‘怪诞’这个词，你该怎样解释？”

“奇怪——荒诞。”我回答。

他对我的解释摇摇头。

“肯定具有更多的含义”，他说，“实质上还含有悲惨和可怕这一层意思。如果回想一下你那些长期折磨公众的文章，你就会认识到‘怪诞’这个词的深一层的意思往往就是犯罪。想一想‘红发会’那件事吧，开头相当怪诞，结果却是铤而走险，企图抢劫。还有，‘五个桔核’的那件事，最怪诞，直接引发了一场人命案。因此，‘怪诞’这个词让我特别的警觉。”

“那封电报里有那个词吗？”我问。

他大声地读着电报。

适遇最怪诞不可思议之事，可请教否？

斯科特·艾克尔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是男是女？”我问。

“噢，当然是男人。女人不会发回电付邮电报；是女人，自己就



来了。”

“准备见他？”

“亲爱的华生。自从我们把卡鲁塞斯上校关押以来，你知道我是多么无聊。我的大脑就像一个空转的发动机，由于没有与任何要制造的工件连接上而散成碎片。生活平淡，报纸乏味，大胆和浪漫似乎永远从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上消失了。你大概想问我是否准备探究任何新的问题，不管它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对吧？不过现在，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到了。”

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结实、胡子花白而威严可敬的人被带进了房间。他那沉痛的面容和高傲的态度说明了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士、好公民，地地道道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但是，某种惊人的经历打乱了他原有的镇静，这在他竖起的头发、通红而带愠色的脸上，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态，都说明他内心无法镇定。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谈问题。

“有件极不愉快的事，偏偏就叫我给遇上了，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太不像话了——绝对不能容忍，我一定要讨个公道说法。”他怒冲冲地喘着粗气。

“请坐下，斯科特·艾克斯先生”，福尔摩斯同情地安慰他。“首

先，我请问一下，你来找我究竟为了什么事？”

“哦，先生，事情倒是不怎么样，同警察都没关系。可是你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你就得承认：这件事我不能撒手不管。我对私人侦探不感兴趣，不过，您的大名我却仰慕很久了。”

“可是你为什么不在事情发生时马上就来呢？”

“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手表。

“现在是两点一刻”，他说，“你是在一点钟左右发的电报。不过，看你这副没有梳理的样子，就知道你是在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

我们的当事人理了一理没有梳过的头发，摸了一下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丝毫没有想到要梳洗。离开那样一座房子我真是求之不得的。在我来此之前，我四处奔跑打听。我去找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说威斯特里亚寓所一切正常。”

“喂，喂，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真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叙事没头没脑。请你把思路理一理，按部就班按次序告诉我，是什么事情把你急得梳头修面都顾不上，礼靴、背心纽扣都没扣好，就跑着找人问事、帮忙。”

我们的委托人苦着脸看看自己上下不整齐的怪模样。

“我知道我不像个样子，福尔摩斯先生。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我会把这件怪事的全部经过告诉你，你听了之后，我保证你觉得我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他的叙述刚开始就被打断了。屋外面一阵喧哗，赫德森太太开门领进来两个粗壮的、官员模样的人，其中一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苏格兰警场的格雷格森警长。他精力充沛、一表人才，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可以说是一员猛将。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手，随后便介绍了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俩一块儿跟踪，结果跟到这个方向来了。”他那双大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吧？”

“我是。”

“我们今天跟了你一个上午啦。”

“毫无疑问，你们跟踪他是靠的电报。”福尔摩斯说。

“正是，福尔摩斯先生。”

“我们到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线索，才跟到这里。”

“你们为什么跟着我？你们要怎么样？”

“我们希望有你的供词，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昨天晚上，厄

榭那边威斯特里亚住宅的阿洛伊修斯·加西亚先生的死亡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当事人立刻坐直了身子，瞪大双眼，惊慌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死了？你说他死了？”

“是的，先生，他死了。”

“怎么死的？出什么事啦？”

“有可能是谋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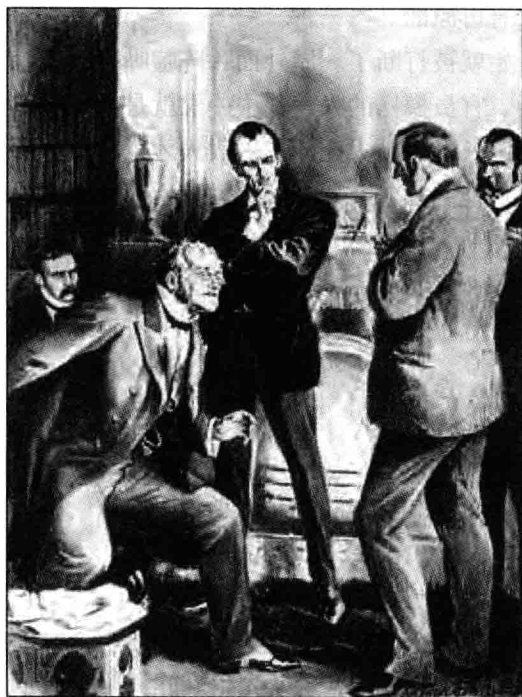
“上帝啊！太可怕了，你该不是说——你该不是说我是嫌疑犯吧？”

“在死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从这封信，我们知道你昨晚曾打算在他家里过夜。”

“是这样。”

“哦，你过夜了，是吗？”

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



“等一下，格雷格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要的全部东西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对不对？”

“这是我的职责，要明确提醒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他的陈述将用来作为控告他的材料。”

“艾克尔斯先生在你没来的时候正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想，华生，喝一点白兰地苏打水对他有好处。现在，先生，我建议你不必顾虑，他们来归他们来，你还是



照原来的，要怎么讲就怎么讲，就像没给打断一样。”

我们的客人一口喝干了白兰地，脸上有了血色。他疑惑地看了一下警长的记事本，然后开始讲述他那极不平常的经历。

“我是个单身汉”，他说，“由于爱社交，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的酿酒商，名叫麦尔维尔。几个星期以前，在他们家的饭桌上，我结识了一个年轻人，名叫加西亚。我知道他具有西班牙血统，与大使馆有某些联系。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很讨人喜欢，可以说，他是我一生见过的最英俊潇洒的男子。”

“这个年轻小伙子和我谈得十分投机，他似乎一开始就很喜欢我。在我们见面后的两天里，他到里街来看望我。这样一次又一次，最后他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他的家就在厄榭与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昨天晚上我就应约前去了。”

“他家里的情况，在这之前他已经同我讲过。他同一个忠诚老实的仆人住一起，是他同胞，照料他的一切起居饮食。这个仆人能讲英语，掌管家务。还有一个手艺高超的厨师，他说是个白人、印第安人混血儿，在旅行的时候找到的，能烧一桌大餐。我记得他说过，在布萨里中心发现这么个住处有多么奇怪，我也同意他这个讲法。事实上就证明它比我想的还要奇怪。”

“我驾车去了那个地方——距离厄榭大约两英里，在厄榭的南面。房子相当大，屋后有一条大路通过，屋前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车道，两旁长满了高高的常青灌木丛。显然，这是一所旧宅，年久失修，显得破破烂烂。当马车来到那斑驳肮脏、久经风雨侵蚀的大门前，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时，我曾迟疑了一下，考虑过拜访这样一个我了解甚少的人是否明智。他亲自前来开门，极其热忱地对我表示欢迎。他把我交给一个神情忧郁、面孔黝黑的男仆。仆人替我拿着皮包，把我引到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都使人感到郁悒。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进餐。我的主人虽然尽力殷勤接待，但好像心不在焉，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我不懂他在讲些什么。他不住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用牙齿咬手指甲，还有其他一些表现，神经很紧张的样子。一顿晚餐，做得味道很差，招待也并不周到。仆人板着脸不说话，叫人很扫兴。实话对你说，这晚上我有好几次想找借口跑回里街算了。”

“我想起一件事，可能对你们两位先生的调查有所帮助。当时，



我一点儿也没在意。就在我们快要吃完饭的时候，仆人送来了一张纸条。我注意到，主人看过纸条后，似乎更加心神不宁，更加古怪了。他不再装模作样地跟我谈话，而是坐在那儿不停地抽烟，陷入了沉思。纸条上的内容，他也没有说。好在到十一点钟左右，我就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在门口探头看我——当时房间是黑的——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他表示歉意，不该这么晚来打扰我，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后来，我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

“现在要讲到吓人的事情了。等我醒来，天已大亮，一看表，时间都快九点了。我当夜特别关照要八点钟喊醒我。这个事情怎么会忘了，我非常奇怪。我一骨碌跳起身，拉铃叫仆人，没人应声。我拉了又拉，就是没人应。一想就知道，定是铃出了毛病。我赶紧穿上衣服，跑下楼去，心里很窝火，想叫人送热水来。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吃惊，居然一个人也找不到。我在厅里高声喊，没人。然后我从一间屋跑到另一间屋，都空无一人。昨天晚上主人指给我看过他的卧室，于是我去敲他的门，也没有人回答。我转动把手，进了房间，房间里也是空空的，床上不曾有人睡过。他同其余的人一起走了。外国主人、外国仆人、外国厨师，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这次拜访就此结束。”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直笑，一边把这件怪事收进他那记载奇闻轶事的手册之中。

“你的经历真是闻所未闻”，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

“我火得很。起先认为是我受人捉弄，拿我来开玩笑。我收拾了我的东西，把厅门猛地关上，拎着包回厄榭了。我去找了村上最大的房地产经纪商阿兰兄弟商号，发现那间别墅正是这家商号出租的。我忽然想到，从前后过程来看，这不像是故意愚弄我，主要目的是为了逃房租。现在正是三月底，季度结账日快到了。但是这也说不过去。因为管理人员告诉我租费早已付清，结果逃租的说法不成立。后来我又进了城，找了西班牙大使馆，可是那里也不知道加西亚这个人。在这之后，我又去找麦尔维尔，因为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是在他家里。”

“但我发现他对于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知道的多。最后，我收到了你给我的回电，就到你这儿来了，因为我听说你善于解决一些难

题。但是现在，警长先生，从你进屋时所说的话来看，我明白，肯定还发生了一桩惨剧。这就由你来接着往下说吧。”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关于这个人的死，我是绝对地一无所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

“这个我相信，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个我相信”，格雷格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我应当说，你讲的情况同我们注意到的事实非常吻合。比如，晚餐时候来过一张条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张便条后来怎么了？”

“我注意的，加西亚揉掉扔进了火里。”

“这你是知道的，贝尼斯先生？”

这位乡镇侦探粗壮结实，大腹便便，皮肤发红，幸亏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稍稍弥补了他那张大脸的不足。他一边微笑着，一边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变了色的、被折叠过的纸条。

“福尔摩斯先生，炉子外面有栅栏，他把纸条扔过了栅栏，我从炉子后面捡起了这片未烧掉的纸片。”

福尔摩斯欣赏地微笑了一下。

“你一定是把那房子检查得十分仔细，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都给你找到了。”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的作风就是这样。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格雷格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

“条子是普通的横格纸，没有水印，是一页纸两对折大小，用短剪刀剪两下剪开，再折成三折，紫色蜡封好。封得匆忙，用平的椭圆物压过，是写给威斯特





里亚寓所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着：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和白。绿开，白关。大楼梯，第一过道，右第七，绿台面呢。祝顺利。D.

这是女人的笔迹，笔尖很尖，字很细，可是地址是用另外一支笔写的，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写的，比较粗比较重，你看这儿。”

“一张很奇特的条子”，福尔摩斯扫视了一眼说，“贝尼斯先生，我钦佩你的仔细。你检查时注意了很多细节，但我还得补充一点细节。这个椭圆形的封印，毫无疑问是一个普通的纽扣，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是这种形状了。另外，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所剪的两剪距离虽短，但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有折痕。”这位乡镇侦探嘻嘻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我已经一清二楚了，现在才知道，我还是漏掉了一点东西”，他说。“我应当说，我并没有很重视这个条子，我只知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而这事情照例牵涉到一个女人。”

当进行这一番谈话时，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安。

“你发现这条子，我很高兴，事实证明我讲的不是假话”，他说。“可我得申明，加西亚出了什么事，我是一点也没听说；他家里怎么回事，我也是一点都不知道。”

“加西亚嘛”，格雷格森说，“容易回答，他死了。今天早晨， he 被发现死在奥克肖特公地上，离他家大约一英里。他的头被击碎了，行凶者用力很重，用的是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不是轻微的打伤，而是打开了花。那地方很偏僻，方圆几英里之内没有住户。很显然，他是被人从后面打倒的，但是行凶者在他死后还继续打了很久。这是一次狂暴的凶杀，罪犯既没有留下任何脚印，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他遭到抢劫了吗？”

“没有，没有抢劫的迹象。”

“这太悲惨了——悲惨而可怕”，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不过，这对我实在是太残酷了。我的主人深夜外出，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怎么会卷进了这个案件呢？”

“很简单，先生”，贝尼斯警官回答他。“死者身上唯一的材料，是口袋里你写的一封信。信上说你来他家过夜。就是你去的这一夜，他死了。正是这封信，我们才知道死者的姓名、住址。我们早上九点钟过后找到他家，你不在了，家里也不见有别人在。我发电报给格雷格森先生在伦敦找你。我自己调查了威斯特里亚寓所。然后我进城，会合格雷格森先生一同来到这里。”

“现在我想”，格雷格森站了起来，“我们最好是公事公办。请跟我们到警局走一趟，把你的供词写出来。”

“当然可以，我马上就去。但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仍然请你帮助我，你帮我查明真相，我将不胜感激。”

我的朋友转过身去看看那位乡镇侦探。

“我想，你不会反对我和你合作吧，贝尼斯先生？”

“当然不会，先生，万分荣幸。”

“看来，你干事敏捷，有条有理。我想问一下，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有线索没有？”

“一点钟以后他一直在那里。当时下着雨。他肯定是在下雨之前死的。”

“但是那完全不可能，贝尼斯先生。”我们的委托人叫了起来。

“他说话的声音我不会听错，我可以发誓，这个时间他来我睡的房间同我说着话呢。”

“怪是怪，但绝不是不可能。”福尔摩斯说，笑了笑。

“有根据吗？”格雷格森问。

“从表面上看，这件事并不复杂。尽管它有些新奇有趣，在我最后得出结论之前，我还必须更进一步地了解一些情况。对了，贝尼斯先生，在你检查房子时除了这张纸条之外，你还发现了别的奇怪的东西没有？”

这位侦探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的朋友，回答说：“还有一两样的确是很奇怪的东西。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我会让你看看这些东西，并让你发表高见。”

“听你吩咐。”福尔摩斯说，并按了一下铃，“赫德森太太，麻烦你把这几位先生送出去。另外，让听差把这封电报尽快发出去，并叫他先付五先令的回电费。”



来客们离去之后，我们在寂静中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拼命抽着烟，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他的头伸向前方，表现出他特有的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

“唔，华生”，他突然转身问我，“你有什么看法？”

“我对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的故弄玄虚还摸不着头脑。”

“那么，罪行呢？”

“喔，从那个人的同伴都无影无踪这一点来看，应当说，他们在某一方面合伙谋杀，然后逃之夭夭。”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一种说法。从表面来看，你得承认，他的两个仆人要是想谋害他，但偏偏在有客人来的这天夜里动手，这未免奇怪。那好些天里，夜夜都是他一个人，他们满可以怎么干掉他都行。”

“他们为什么逃走呢？”

“是啊。他们为什么要逃走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另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当事人艾克尔斯的离奇经历。亲爱的华生，要解释这两种情况，这真难！要是能有一种解释，而且也能揭开那张写得怪里怪气的纸条的神秘面纱，那么把这种解释当作一种暂时的假设也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了解到的新情况完全与这场阴谋符合，那么我们的假设就可以逐渐成为答案了。”

“可是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仰身靠在椅背上，眼睛半睁半闭。

“你必须承认，亲爱的华生，恶作剧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正如结局所示，里面的事情很严重。把斯科特·艾克尔斯哄骗到威斯特里亚寓所去和这件事有些联系。”

“可能是什么联系呢？”

“让我们一环扣一环连起来。很明显这个西班牙青年同斯科特·艾克尔斯之间，从陌生到忽然那么火热，这友谊很不自然，是西班牙人主动的。那天才见第一面，回头便就不辞路远跑到伦敦来拜访艾克尔斯。接着便保持紧密接触，很快就邀请他下乡到厄榭。这里头，他对艾克尔斯打什么主意？艾克尔斯又能为他做什么呢？我看艾克尔斯这人也没有什么魅力呀！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也不可能与一个机智的拉丁人意气相投。为什么加西亚从他所认识的人当中偏偏选中了他呢？是什么特别适合他的需要呢？他有什么独特的品质吗？

我说他肯定有独特之处。他是那种传统而又体面的英国人，也正是一个能给另外一个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好人证。你已经亲眼看到，两位侦探对他的供词深信不疑，尽管他的供述是很不寻常的。”

“可是，要他见证什么呢？”

“事情既然已成这样，他见证不了什么了，不过，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就可以见证一切。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明白了，这样他就可以作不在现场的证明了。”

“一点儿不错，亲爱的华生，他可能是要人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为了展开讨论，我们不妨设想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那一家人是在共同策划某种阴谋。”

“不管它是什么，我们可以推定计划实施阴谋的时间是一点钟以前，他们在时间上要花招，这很容易做。让斯科特·艾克尔斯早上床睡觉，时间比他以为的要早。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加西亚找个由头去告诉他时间是一点钟，这时实际上十二点都还没到。如果加西亚要去干什么事情，干完之后在上述蒙骗的这个时间里回来，一旦面对指控，他就可以证据充分地作出强有力的反驳。于是，这位正人君子的英国人在随便哪个法庭上都一定会宣誓说被告这段时间一直是在自己家里。他们面临的情况再糟也不怕，这张王牌一甩就能对付过去。”

“对，对，我明白了。但是另外一些人都失踪了是怎么回事呢？”

“我还没有弄清全部事实，但我认为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只是凭眼前这些材料来争论，是远远不够的。你已经发现你自己在曲解这些材料以求自圆其说。”

“怎么解释那纸条呢？”

“纸条上写着：‘我们自己的颜色，绿和白。’听起来很像赛马的事。‘绿开，白关。’这显然是信号。‘大楼梯，第一过道，右第七，绿台面呢。’这是约定地点。我们说不定会在这件事的末尾碰上一个吃醋的丈夫哩。很清楚，这显然是一次危险的探索，不然，她就不会说‘祝顺利’了。‘D’——这应当是入门指南。”

“那个人是西班牙人。我推测‘D’代表多洛蕾丝，这在西班牙是个很普通的女人的名字。”

“好，华生，好极了——但是，这样说难以成立。西班牙人给西班牙人写信，应该用西班牙文。这写信人肯定是英国人。好了，我们

歇歇神，耐心等待警官再回来，他们能有作为。同时，还要感谢好运气，让我们免掉几个小时难耐的懒散无聊。”

在我们的萨里警官返回之前，福尔摩斯已经接到回电。福尔摩斯读完了回电，正准备把它放进笔记本，这时他瞥见我的眼中充满渴望，便笑着把电报递给我看。

“我们是在贵族圈子中打转呢。”他说。

电报上开列了一些人名和住址：

哈林比爵士，住丁格尔；乔治·弗利奥特爵士，住奥克斯肖特塔楼；治安官海尼斯·海尼斯先生，住帕地普雷斯；杰姆斯·巴克·威廉斯先生，住福顿赫尔；亨德森先生，住海伊加布尔；约舒亚·斯通牧师，住内特瓦尔斯林。

“这就压缩了目标范围，方便了我们的行动”，福尔摩斯说。“贝尼斯，没有问题，是个脑子清楚的人，已经实施了相同的计划。”

